

以金庸式的春秋妙笔勾勒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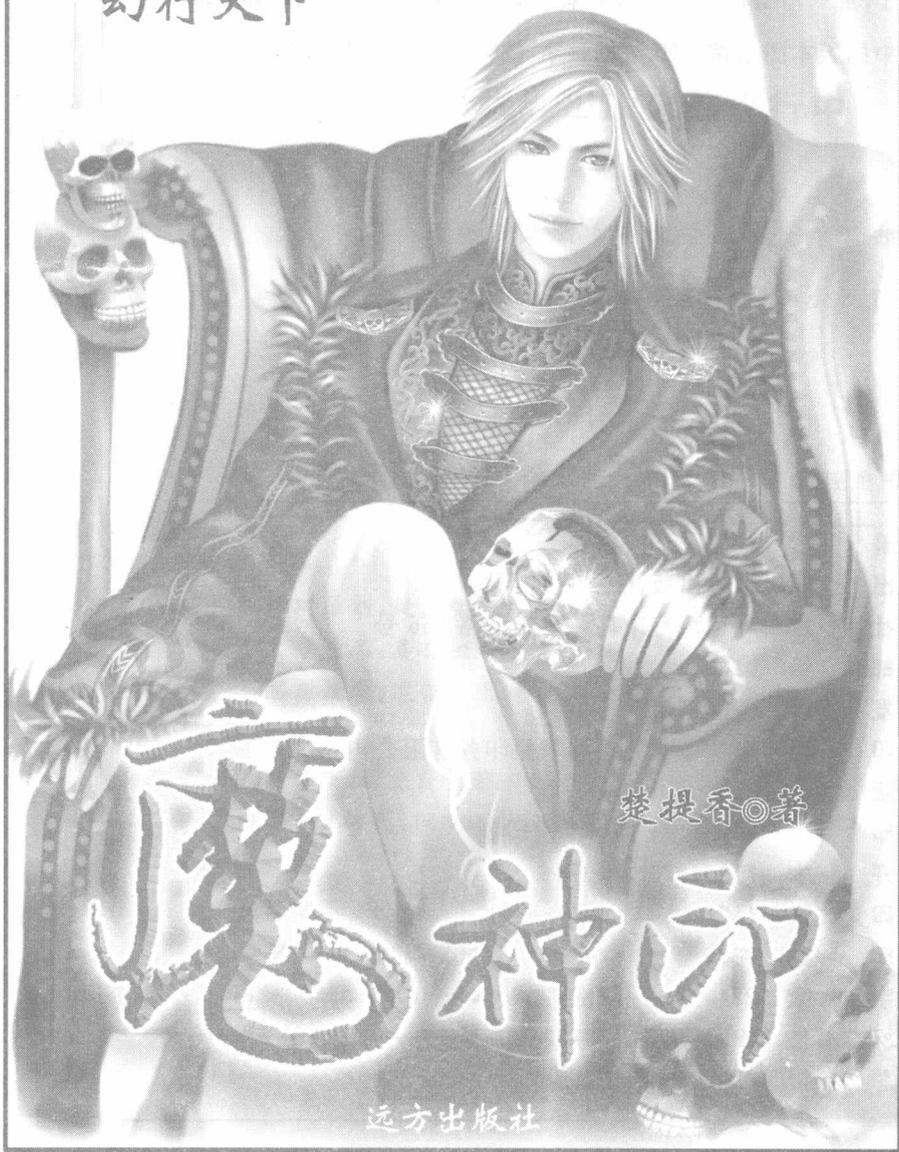
梦大陆五大国的绮丽画卷

幻行天下

楚提香◎著

魔神印

幻行天下



楚提香◎著

鬼神印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神印/楚提香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1

(幻行天下)

ISBN 978-7-80723-297-1

I. 魔… II. 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5628 号

幻行天下

魔神印

著	者	楚提香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112
印	数	3000
字	数	224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297-1
总 定 价		210.00 元(共 8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魔神印

逆风:燃灯老人的关门弟子,乃火神二代明夷转世,身世扑朔迷离。兼通火系、土系两派玄术。

仙楚:寂灭家族传人,木神十三代孟槐之女,机变百出,为报复复国而接近逆风,意图从他口中套出诛仙印下落。

蛇节:摆夷人首领,英勇善战,带领族人据寨固守,反抗金神十四代荆楚的暴政。

晨夕公主:土之国三公主,逆风的初恋情人。自小便深爱着大将军参商。

烛阴:黑暗魔王,因不满祝融将火神之位传与师弟明夷而挑拨诸国围攻火之国,被祝融、明夷合力击败,将其肉身封印在黑暗森林里。当风兽孟极被放出时,他就会复生。

燃灯老人:月湖洞天洞主,火之国前帝法师,食死教朱雀长老。

蝎尾道人:木之国第一妖术师,食死教青龙长老。

望夫:食死教白虎长老,为完成丈夫魂寂的遗愿,即将儿子长空扶持为金之国第一妖术师,而不择手段。

霓裳:食死教玄武长老,水神雨师妾最宠爱的妃子。

目 录

第一回	初涉江湖	1
第二回	月湖洞天	14
第三回	大漠惊魂	29
第四回	吸血女魔	41
第五回	浓情密爱	55
第六回	碧血冰心	68
第七回	食死教徒	80
第八回	黑暗森林	93
第九回	孤城鏖战	106
第十回	青衣门人	119
第十一回	浮屠宝刹	135
第十二回	转世火神	151
附 录	上古魔兽	167



第一回 初涉江湖

在云梦大陆起伏的山地上，覆盖着广袤无垠的森林、黄沙莽莽的沙漠和层峦叠嶂的山崖，贯穿中央的缪斯山脉将整个大陆分隔为四个国家，与海外的岛国水之国隔海相望。缪斯山脉的南麓深处，狼群的嚎叫声愈来愈是响彻。暗红的月亮穿破云层，在火之国边郊灯影峡的一间小木屋上，投下一团团灰蒙蒙的暗影，气氛显得异常诡异可怖。十六岁的火之国少年逆风心下害怕之极，便缠着爷爷伤风讲故事。

伤风望着忽明忽暗的烛火，缓缓说道：“十几年前，在黄沙莽莽的蛮荒大漠上，两乘马正往赤甲山方向疾驰而来。马上乘客一男一女，男的名叫逢蒙，女的名叫紫萧，乃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他们因有要事在身，而马不停蹄，连驰了七天七夜。蓦地里，逢蒙一勒马缰，沉声喝道：‘尊驾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话音甫歇，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抖动起来，霎时之间，便有一座沙丘高高凸起在两人面前，拦住了去路。在那沙丘之上，并肩站着四个人。这四人身上披风分为红、白、青、黑四色，随风飘舞，猎猎作响，正是土之国的砂瀑四使到了。”逆风惊呼道：“土之国的砂瀑四使？”砂瀑四使乃风神砂瀑的贴身护卫，名号依次为赤练、雪姬、玄铁、青君。他们恶名昭彰，曾连败火之国九位大法师，火之国人无不谈之色变。

伤风点了点头，续道：“紫萧见了砂瀑四使，连忙下马行礼，道：‘大哥、二姐、三哥、四哥，久别无恙！’赤练沉声道：‘紫萧，你里通外国，窃走镇国之宝诛仙印。我们奉砂瀑大人之令，特来缉你归案。’紫萧急道：‘大哥，我没有偷诛仙印啊。’但砂瀑四使哪里肯信。”逆风奇道：“爷爷，诛仙印是什么东西啊？”

伤风横了他一眼，道：“不要胡乱打断我的话！”顿了一顿，说道：“在上古时代，





土之国出现了一头风兽，名叫孟极，其状如犬，赤目黄身，以困死在蛮荒大漠中的怨灵为食。它善于伪装和变化，但在没有砂土的地方却无法变身。后来，土之国第一代风神箕伯，施以‘冻土之术’，将它藏身的砂土冻结。孟极无法变化，才被封印在土之祭坛，而这诛仙印便是打开土之祭坛的钥匙。”逆风问道：“如果土之祭坛被打开了，会有什么后果？”伤风叹气道：“不光是土之国，就连火之国也将面临灭族之灾。”逆风听了，默然不语。

伤风道：“对了，我方才说到哪里了？”逆风道：“紫萧说她没有偷诛仙印。”伤风“哦”了一声，道：“当时，赤练喝问道：‘那你们为何连夜潜逃？’逢蒙道：‘我们连夜赶回火之国，是因有要事在身。’赤练沉着脸道：‘什么要事？’逢蒙答道：‘怨在下不能直言。’玄铁冷哼道：‘逢蒙，不管你有没有盗诛仙印，偷偷潜入我土之国境内，就是死罪一条。请跟我们回去见砂瀑大人吧！’

“逢蒙哈哈长笑道：‘敝夫妻有要事在身，不便滞留。’玄铁铁青着脸问道：‘紫萧，你跟这臭小子成亲了？’紫萧晕生双颊，点了点头。玄铁心中一直爱着这个娇小温柔的义妹，听说她已嫁与逢蒙为妻，不禁又妒又恼，喝问道：‘紫萧，你还记得《土之国律例》第三十八条吗？’紫萧颤声说道：‘凡我国民，不得与火之国人通婚，违此令者，斩手断足。’玄铁怒道：‘那你还明知故犯？’逢蒙滚鞍下马，道：‘这事是我拿的主意，怪不得紫萧。’说着，向紫萧望去。正巧紫萧也转过头来，与他目光相接，不禁嫣然一笑，情意盈盈。”

“玄铁见了紫萧脸上的神情，又惊又妒，怒喝道：‘好，逢蒙，你果然有胆识！’话音未歇，人已如大鹫般扑下，五指若钩，向逢蒙肩头狠狠抓落。逢蒙身子疾纵而起，呼的一掌，迎拍而上。只一瞬间之间，玄铁便觉一股热浪扑面袭来，炙烫难耐，转眼瞥时，见对方掌心殷红，竟冒着丝丝青烟，心下转惊：‘烈焰神掌！’当下不敢直撻其锋，右掌斜斜撩出，反手抓向他手腕。”逆风忍不住问道：“逢蒙会烈焰神掌？”

伤风一眼也没望他，向着烛火，冷笑道：“会烈焰神掌有什么稀奇？火之国列代火神、帝法师以及众多大法师都会。那时，逢蒙左掌斜引，右手从左臂下穿出，轻飘



飘地拂向玄铁面门。霎时之间，两人翻翻滚滚拆了数十招，但见月光之下，两条人影倏分倏合，招招直寒人心魄。又拆了数招，忽听‘嗤’的一声响，玄铁左臂中了一掌，低头看自己手腕时，已被烈焰烧焦了一大片肉。他大惊之下，急忙飘身后退，纵出数丈之外。”逆风拍手叫道：“好棒！”

伤风脸色铁青，冷哼了一声，续道：“玄铁怒不可遏，站在沙丘之上，双手结印，以‘砂瀑之术’，卷起地上的黄沙，铺天盖地的向逢蒙压去。逢蒙左足着力一点，身子便如螺旋般窜起，在半空中连转了几个圈子，愈拔愈高。玄铁左手紧捏术诀，催动黄沙在他身后紧追不舍。便在这时，忽听一声娇叱：‘三哥，手下留情！’紧随着，数道寒光射透砂瀑阵，挟着呼呼风声，向玄铁胸前袭到，竟是紫萧以‘破军之刃’催起砂石，为逢蒙解围。玄铁大惊之下，身子向右疾闪出去。如此一来，砂瀑阵的威力已是大减。逢蒙趁机跃上沙丘，挥掌向玄铁拍去。雪姬与青君大惊，双双抢上，从两侧各拍出了一掌。四掌相接，逢蒙身子晃了一晃，雪姬二人却后退了数步，方才站稳身形。”

“雪姬阴恻恻地道：‘紫萧，你竟帮外人来对付我们！’双手结印，以‘破军之刃’催起了数百块砂石。雪姬名列砂瀑四使之二，功力远比紫萧深厚，两袖拂处，但见砂石有若疾风骤雨般，向紫萧疾攻而去。紫萧道：‘二姐，紫萧得罪了。’飘身后跃，两手结以‘厚土壁’之印，在身前筑起一道石壁，将砂石尽数拦下。雪姬鼻孔里哼出一口冷气，道：‘紫萧，一年不见，你功力大进了。’两手食指、拇指交叉相结，以‘砂分身术’，造出九个分身，一起发功击向厚土壁。这九个分身攻击力虽只有本体十分之一，但九股力道集合起来，威力却也煞是惊人。只听得扑扑连声，砂石全击在厚土壁之上，顷刻间厚土壁便即千疮百孔。”

逆风听得心驰神往，忍不住追问道：“后来哪？”伤风抚着胸口，咳嗽了三两声，道：“紫萧小腹上中了两枚砂石，登即一口鲜血喷出。雪姬使了‘砂分身术’后，也真气耗竭，忍不住单腿跪倒在地，嘶声叫道：‘玄铁，抓住那叛徒。’玄铁身子一晃，欺到紫萧身前，伸手便向她肩头按落。突觉身后风声倏紧，心知是逢蒙掌风袭到，连忙





斜身闪出。紫萧见逢蒙身上衣衫几乎全被风刀割破，满身鲜血淋漓，不禁花容失色，惊呼出声：“大哥。”逢蒙苦笑道：“我没事。”双手结印，以“大火球之术”，发出三个大火球，分向赤练、青君、玄铁攻去。”

“逢蒙转过身来，将紫萧拦腰抱起，安放在马鞍上，道：“你快走！”紫萧声音发颤，道：“我不走。”逢蒙厉声喝道：“你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我们的孩子吗？”紫萧从未见他对自己发怒过，惊诧之下，不由得愣住了。逢蒙喝道：“快走！”伸掌在白马臀部上使力一拍。那白马撒开四蹄，向前直冲出去。紫萧眼中噙满了泪水，但她知道丈夫素来一言九鼎，拿定了主意的事，便是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只得拍马向前疾驰。驰出了二十余丈，忽听身后传来丈夫的一声痛哼，她心中一酸，眼泪扑簌簌如珠滚落。”

伤风说到此处，不禁怔怔然地掉下眼泪来。逆风心下微感讶异，问道：“爷爷，你怎么了？”伤风抬袖拭了拭脸上的泪水，道：“没什么，眼里进沙子了。今晚就说到这里了。你早些睡吧！”说着，起身走出了小木屋。逆风望着他瘦削的背影渐渐消融在茫茫的夜色中，心想：“爷爷到底是怎么了？”过了半晌，只听一阵幽幽咽咽的箫声，夹着午夜花草的香气，从窗中送了进来。逆风听了一会，渐觉睡意上涌，不久便合上眼睡着了，在睡梦中似乎仍能依稀听到断断续续的箫声。

蓦地伤风放下竹箫，冷冷地道：“尊驾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两手结印，以“破军之刃”催起几大块岩石，便似脱弦之箭般向竹林里击去。竹林丛中，人影一闪，有人斜身避过，轻轻巧巧地落在他身前四五丈外。那人嘿嘿笑道：“三叔，小侄找得你好苦。”伤风哼了一声，道：“山魃，你师傅呢？”山魃道：“他们已得到我的飞鱼传书，很快就寻到这里了。”伤风冷冷地道：“那我更不能放过你了。”左手竖起食中二指，悄立眉心。山魃哈哈笑道：“三叔，小侄不便叨扰，这就告辞。”双手结印，正欲使出土遁之术，突然感到两脚被牢牢抓住，低头看时，脚踝竟是被砂绳拴住了。他吃了一惊，道：“怎么可能呢？我明明看见你结的是后土之印，怎会变成‘结土成绳之术’？”

伤风抬起那只手，淡淡地道：“结后土之印的只是我的假肢，这是我自创的‘砂分肢之术’。”山魃叹气道：“三叔，师傅所言不假，你果真是砂瀑四使中最有天赋的玄术师。”伤风哼道：“你再怎么讨好我，我也决不会手下留情。山魃，别怪三叔心狠！”纵身而上，呼的一记铁砂掌向山魃胸口击去。那一掌从山魃胸口直贯而出，竟软绵绵的毫不受力。伤风大惊之下，右掌紧跟着向前拍出，突然感到山魃洞穿的胸口渐渐合拢，将他的两手死死钳住，一时竟缩不回来。山魃冷冷一笑，道：“三叔，这是我师傅自创的‘砂缚之术’。你觉悟吧！”右手迅捷无伦地向他面门拍出一掌。岂知他掌锋甫及伤风脸颊，伤风已一拳捣中了他的小腹。他五脏俱碎，身子向后飞跌而出。伤风看着他的尸身，冷冷地道：“你不该忘了我的‘砂分肢之术’！”挖了个土坑，将山魃就地埋葬下。他抬头看着天幕上那轮暗红的月亮，轻轻叹气道：“看来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次日拂晓时分，逆风正自酣睡未醒，突然被一阵翻箱倒柜的声响惊醒，睁开眼看时，只见伤风正在屋里收拾行李。他跳下床来，问道：“爷爷，你要出远门吗？”伤风头也不抬地道：“不是我，是你。”逆风吃了一惊，道：“我？”伤风道：“你过了昨晚，便已十七岁了，也该出去闯荡了。”逆风摇头说道：“爷爷，我要和你待在一起。我哪里也不去！”伤风冷冷地盯视着他，上前两步，突然扬手给了他一耳光。逆风捂着火辣辣的右颊，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但还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伤风一眼也不瞧他，将包袱打好了结，扔到他怀里，道：“走吧！”举步向门外走去。逆风紧咬下唇，跟在他身后。

走到谷口，伤风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此时红日初上，他全身上下镀了一层诡异的金色。逆风走到他身前，咽声叫道：“爷爷！”伤风爱怜地伸手抚摸他的头，叹气道：“孩子，从灯影峡一走出去，你便是大人了，以后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记住，不要向外人吐露我的行踪！”逆风“嗯”了一声，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伤风道：“出谷一直往南走，到了月城湖，去找一位阿洛德爷爷。他会带你去月湖洞天，你以后就在月湖洞天里好好学习玄功。你都记住了吗？”逆风点头道：“都记住了。”伤风挥了挥





手，道：“你走吧！”说完，抬步向谷里走去。逆风叫道：“爷爷！”伤风恍若未闻，头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眼见伤风的身影渐渐隐匿，逆风眼中的泪水再也噙不住，顺着双颊淌了下来，一滴滴都落在包袱之上。过了良久，他暗暗对自己说道：“逆风，你如今已是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再哭鼻子了。”拭净了脸上的泪水，大踏步向谷外走去。

走出了十余里，逆风渐觉肚中饥渴，便坐在龙须树下吃了些干粮，起身续往南行。又走了两三个时辰，忽听得水声潺潺，西南角有条小溪。他寻声来到溪旁，俯身溪上，掬了一捧水喝，只觉入口清冽甘醇，不禁又掬了一捧，刚递到唇边。猛听得一声惊呼：“放开我！”声音娇嫩，似是女子的口音。逆风吃了一惊，举目四顾，并不见有他人，突觉手掌心有什么东西在动，低头看时，竟是一个长约数寸的小妖精。那小妖精容颜俏丽，身上仅着贴身小衣，肌肤晶莹如雪。原来，她脱下魔法衣，正在溪水里洗澡，却被逆风一下子掬在了手中。

那小妖精满脸娇羞，叱道：“转过头去！”逆风脸红过耳，连忙闭紧了两眼。那小妖精又叱道：“快放下我！”逆风依言而行，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在地上。那小妖精扑嗵跃入溪水，向存放衣裙的那片荷叶游去。忽听得西北角山道上鸾铃声响，逆风转过头去，只见三乘马如风般迎面驰来。当先一人，是个身穿大红长袍的枯瘦老者；左首是个白发妇人，眉梢眼角间隐隐有股戾气；而右首则是个身穿青色长衫的中年文士。那红袍老者勒住坐骑，拱手问道：“小哥，往灯影峡怎么走？”逆风奇道：“你们到灯影峡去干什么？”那红袍老者道：“我们是去拜访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逆风道：“你们的哪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那白发妇人怒道：“小鬼，你到底知不知道？哪来这么多问题？”

那红袍老者皱眉道：“老二，别吓着这孩子。”转过头来，道：“我们的那位朋友叫作伤风。”逆风大喜，正要脱口说出，突然转念想道：“爷爷再三叮嘱，叫我不要向外人吐露他的行踪。”于是摇了摇头，说道：“我不知道。”那红袍老者见他先是一喜，脸上神色随即转忧，便已知端倪，呵呵笑道：“小哥，你放心，我们不是坏人。你饿了



吧？爷爷给你吃的。”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青里透红的丹栗果，塞到他手里。逆风只觉一股诱人的清香扑鼻袭来，忍不住吞了两口水。

那红袍老者道：“小哥，你是不是住在灯影峡？快告诉爷爷怎么去那里！”逆风将丹栗果退还给了他，坚定地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灯影峡是什么地方。”越过那红袍老者三人，投南而去。那红袍老者叫道：“小哥，你等等！”待要催马赶上。那中年文士不耐烦地道：“老大，你跟一个小鬼罗嗦些什么？我们还是赶紧上路吧。”那红袍老者叹了口气，道：“好吧。”那白发妇人突然阴恻恻地道：“老大，我瞧那男孩的眉目挺像一个人。”那红袍老者一怔，道：“像谁？”那白发妇人一字一句地道：“五妹。”那中年文士把折扇在手心一拍，道：“不错。”那红袍老者脸色倏地一寒，道：“快追！”三人提缰纵马，向南直追出去。

行之不远，见逆风大袖飘摆，在前缓缓而行。那红袍老者大喜，身子借奔马之势向前窜出，一跃便是数丈，扑到逆风身后，伸手便往他肩头按落。岂知他手掌刚按到逆风肩头，逆风突然间变成了一缕轻烟！他收势不住，踉踉跄跄向前奔出三四步，方才站稳身形。那白发妇人冷笑道：“原来是影子模仿术。不知是精灵族的哪位姑娘到了？”她话声又尖又细，远远地传了出去，却无人应答。那白发妇人冷冷一笑，道：“早就听说妖精们胆小怕事，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突然听见一个柔脆的女子口音道：“谁说妖精就胆小怕事了？我就在你面前。你自己眼神不好，没看见我罢了。”那红袍老者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娇小玲珑的妖精正躺在身前大树的一片绿叶上。她手中玩着一枝绿莹莹的法杖，身子随着树叶摇晃而上下起伏。妖精们体态轻盈婀娜，只有人的无名指般粗细，但除了身形娇小，背上生有两对蝉翼外，几乎与人族无异。

那红袍老者喝问道：“那男孩呢？”那小妖精娇笑道：“老爷子，我们妖精里可没有男孩。”那白发妇人冷笑道：“小姑娘，你若不想死的话，就不要跟我们耍贫嘴。”那小妖精坐起身来，歪着脑袋说道：“如果我不想死，又想要贫嘴呢？”那白发妇人冷冷地道：“那就去做耍贫嘴的鬼吧。”话声甫歇，两手倏地一扬，数枝沙漏箭从袖中飞射





而出。那小妖精惊声尖叫，待要展翅逃遁，两枝沙漏箭早从她胸口直贯而出，带起了长长一道血雨。那白发妇人仰首长笑，声若泉鸣，笑声中满是怨毒之意。那小妖精捂着血如泉涌的胸口，惊叫道：“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死了。”突然失足掉下地来，身子刚撞上地面，突然变成了一枚修长的叶芽。那白发妇人正愕然间，又听得那小妖精银铃般的笑声在另一片绿叶上响起。

三人抬头望去，只见那小妖精正坐在树叶中央，笑得前俯后仰。那白发妇人玉面一寒，便要发作。那红袍老者拦住她，道：“算了。我们犯不着和她一般见识，还是办正事要紧。”三人拨转马头，往北疾驰而去。那小妖精待三人蹄声渐远，格格笑道：“喂，偷看人家洗澡的家伙，那三个恶人走远了。”一只癞蛤蟆从荷叶下跳了出来，叫道：“呱呱，妖精妹妹，你把我变回人吧。”正是逆风的口音。那小妖精撅着小嘴，道：“谁让你偷看人家洗澡呢？我要罚你做一辈子的癞蛤蟆。”

逆风坐在地上，前肢作告饶状，求恳道：“呱呱，对不起！妖精妹妹，我不是有意的。”那小妖精一扬下巴，道：“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要不然我早把你变成石头了。”法杖一扬，将幻化成癞蛤蟆的逆风转回了原型。逆风脸上微微一红，道：“妖精妹妹，多谢你出手相助。”那小妖精一扁嘴，道：“叫人家妹妹？你有多大了？”逆风迟疑着道：“我刚满十七岁。”那小妖精嘻嘻笑道：“哈，我已有五百一十七岁了，正好长你五百年。”逆风惊呼道：“五百一十七岁！你骗我吧？”

那小妖精飞到他左肩停下，仰着俏脸说道：“谁骗你来着？对于我们妖精而言，五百多岁只能算是个零头。你知道我们女王多少岁了吗？”逆风摇了摇头。那小妖精道：“我们女王已经两万九千七百多岁了。”逆风听了，咂舌不已。那小妖精道：“喂，你还敢叫我作妹妹吗？”逆风搔了搔头皮，为难地道：“你只怕比我大好几辈，姑姑也不是，婆婆也不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那小妖精忙道：“别把人家叫那么老！我叫叮铃铃，你就叫我名字吧。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哪。”逆风道：“我叫逆风，住在灯影峡。”

叮铃铃将这个名字在嘴里回味了两遍，问道：“你这是上哪去呢？”逆风道：“去



11911

月城湖。”叮铃铃惊喜地叫道：“我也是去月城湖呀。”逆风大喜道：“是吗？”叮铃铃道：“我是去月湖洞天学玄功。你哪？”逆风道：“我去月城湖拜访一位长辈后，也要到月湖洞天学玄功。”叮铃铃振翅大笑道：“那我们就是师姐弟了。”

逆风与叮铃铃结伴同行，走了一天，眼见夜色渐深，寒气愈来愈重，几只鹑鸟在林子深处怪声低鸣。逆风在树荫下生起一堆柴火，将熏旄牛肉串在粗柴上烧烤。他看着眼前熊熊的火焰，道：“叮铃铃，你说些妖精的故事给我听吧！”叮铃铃歪着头问道：“你想听什么故事呢？”逆风搔了搔后脑勺，道：“你就说说你们那个两万九千七百多岁的女王吧。”叮铃铃躺在花瓣上，望着头顶上空忽闪忽闪的群星，缓缓说道：“听我姑姑说，女王陛下年轻的时候，曾爱上了一个大魔头。她明知那个大魔头品行不正，但陷入情网后不能自拔，为了那个大魔头，甚至去盗精灵族的传世至宝魔力水晶。事情败露后，老女王为了惩戒她，用情花刺破了她全身肌肤，要她此生永远也不能再起情欲之念。”

逆风忍不住追问道：“后来呢？她解了情花毒了吗？”叮铃铃轻轻叹了口气，道：“女王陛下虽受了情花毒刺之苦，但她对那个大魔头仍是矢志不渝。她每想念那个大魔头一次，疼痛便增一分，但她宁肯忍受剧痛，也不愿喝忘情水解毒。老女王最终向她屈服了。然而，那个大魔头此时却另纳了新欢。女王陛下心痛欲绝，便喝下了忘情水……”这时，熏肉的香气远远地传了开来。叮铃铃兴奋地问道：“肉烤好了吗？”逆风笑道：“好啦。”撕下一小丝后腿肉，递给了叮铃铃。

忽听得一个尖细的嗓音在脚边响起：“好香，好香，我受不了哪。”逆风吓了一大跳，连忙纵身跃开。只见一个光溜溜的小脑袋从地下钻了出来，红糟鼻子，笑眯眯的小眼睛，长须拂及小腹，竟是一只地精。地精与妖精同属于精灵族，但因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便渐渐疏远了。地精的身份，可以凭借他们颌下的胡须来判定，胡须越长，则表示他的身份越尊贵，法力也就越强。这只地精须长过腹，显然身份极是尊贵。

逆风第一次见到地精，不由得怔怔然看呆了。那地精钻出地面，径直扑到火堆





前，拿起一串熏肉，便递到嘴边。叮铃铃娇叱道：“喂，你怎么拿人家的东西吃哪？”那地精怪眼一翻，道：“小妖精，你可别冤枉我老人家啊。我只是闻一下而已，并没有吃。”说着，又大力吸了几口香气。逆风微笑道：“老爷爷，你把这串拿去吃吧。”那地精大喜道：“小伙子，谢谢你哪。”叮铃铃叱道：“臭地精，你不可以把熏肉拿走。”那地精嘿嘿笑道：“又不是你的，你凭什么不让我拿走？”叮铃铃道：“不准就是不准。”那地精苦着脸道：“好，好，好。我闻总可以了吧？”叮铃铃道：“闻也不可以。”

那地精长眉微蹙，道：“小妖精，我们好歹是亲戚，你也忒不讲情面了。”叮铃铃道：“谁跟你这臭地精是亲戚了？快放下！”那地精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把熏肉放下，快快地道：“你这小妖精也忒小气！我都让你闻过了，你却不让我闻。”叮铃铃一怔，道：“我闻了你什么？”那地精道：“你闻了我身上的体味。”叮铃铃“呸”了一口，道：“谁爱闻你这个又臭又脏的老地精？你再不走开，小心我把你变成癞蛤蟆。”

那地精笑嘻嘻地道：“我好怕呀！”蹲下身子，像癞蛤蟆般又跳又唱：“我是一只癞蛤蟆，呱呱呱呱呱呱，跳到东来跳到西，整天嘻嘻又哈哈……”叮铃铃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那地精趁机抓起了两大串熏旄牛肉。叮铃铃叱道：“你敢？”法杖倏地一扬，念道：“变！”一道绿光疾若闪电，向地精射去。那地精身子向后一仰，“扑溜”钻进了地里。叮铃铃飞落在地面上，跺着脚嚷道：“臭地精，你快出来！”连叫了几声，也没丝毫动静。逆风劝道：“叮铃铃，算了！让老爷爷吃吧。”叮铃铃气呼呼地道：“不能就这么算了。本姑娘自出谷以来，还从未栽过这么大的跟头。我非得抓住这臭地精，把他的胡子一根根拔掉。”忽听得那地精在身后大笑道：“啊哟，小妖精，我老人家的胡须可拔不得。”叮铃铃转过身来，只见那地精在不远处露出光溜溜的小脑袋，嘴边还残留着些许肉末。眼见叮铃铃扬起了法杖，他又“扑溜”一声，钻到地下去了。

叮铃铃正要破口大骂，突觉脚下一软，身子不由自主的往地里陷落。她大惊之下，待要展翅疾飞，却早被那地精抓住两脚，倒提了起来。叮铃铃吓得哇哇大叫：“死地精，臭地精，快放下我！”那地精嘿嘿笑道：“我老人家这辈子连龙肉都吃过，就



是还没吃过妖精，也不知味道怎么样。”说着，便要往嘴里喂去。逆风大惊，急急叫道：“老爷爷，不要！”那地精嘻嘻一笑，道：“好，我瞧在你的情分上，权且放过她，下次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随手将叮铃铃往逆风掷了过去。逆风连忙伸手接住。叮铃铃在他手心里连转了几圈，终是站立不定，俯身跌倒。

过了半晌，叮铃铃悠悠醒转，见那地精正将粗柴上的熏肉一串串往怀里塞，不禁大怒，叱道：“臭地精，你还不放下！”那地精转过头来，向她嘻嘻一笑，又“扑溜”钻到地里去了。叮铃铃飞上半空，连声骂道：“臭地精，你出来！本姑娘不报此仇，誓不为妖精。”逆风劝道：“叮铃铃，你打不过那老人家，还是不要去惹他了。”叮铃铃不理，兀自大叫道：“臭地精，你快给本姑娘滚出来！”耳听那地精哈哈大笑道：“小妖精，谁怕你来着？我出来就是……啊哟……”突然大声惨叫起来。逆风寻声看去，只见那地精长须着火，噼里啪啦一阵爆响，从火堆里跳了出来。原来，他方才一不小心，竟钻进了火堆。那地精连声惨叫，“扑溜”钻进了地里，那火才渐渐熄了。叮铃铃咯咯大笑道：“活该！”

逆风天性淳厚，问道：“老爷爷，你没事吧？”过了半晌，忽听得不远处传来轻微的几声啜泣。他寻声看去，只见那地精正坐在小沙丘上哭，颌下的胡须已被烧了一大半，万分狼狈。他柔声劝道：“老爷爷，你不要难过了。胡子被烧掉了，还可以再长出来……”那地精气呼呼地嚷道：“你懂什么？我们地精胡须每长一寸，法力便升一级。我甘道夫本是世上法力最高的地精，被你这把火一烧，连个小地精也不如了。”越说越是伤心，忍不住嚎啕大哭。

叮铃铃飞停在逆风的肩头，嗔道：“喂，臭地精，明明是你自己钻进了火堆，怎么倒怪起我们了？”甘道夫拭了一把鼻涕，委屈地嚷道：“要不是你们生起那堆火，我怎么钻到火里去？”叮铃铃笑吟吟地道：“哈，想不到你比我还耍赖皮。”说着，伸手刮脸蛋羞他。逆风走到甘道夫身前，道：“老爷爷，真是对不住。”甘道夫一摆手，道：“算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们。”掉转脑袋，灰溜溜地钻到地下去了。逆风想到他那张伤心的泪脸，只觉心中一阵难过。叮铃铃振翅飞起，道：“别管他了，我们去吃





东西。”

逆风吃了一些干粮，看着火苗在眼前飞舞，渐感倦困，倚着树干便即沉沉睡去。叮铃铃钻进不远处一朵满天星的花房里，枕着鲜蕊，不久也进入了梦乡。睡到半夜，逆风突然间被几声野兽的嗥叫惊醒。他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听得树林深处兽嗥连连，又像是人在怒声大叫，登即感到一阵寒意袭上心头。叮铃铃飞出花房，打着呵欠问道：“谁这么吵啊？”逆风爬上大树，举目远眺，不禁吃了一惊，只见溶溶月光下，数百个半马人从林中奔将出来。

他急急大叫道：“叮铃铃，快上来！”叮铃铃揉着惺忪的睡眼，道：“怎么了？”飞上他的肩头，看到疯跑的半马人，也不由得骇然失色。这时，蹄声渐近，隐隐看见半马人脸上神情惶惧之极。逆风心下生寒，问道：“叮铃铃，你知道他们怎么了么？”叮铃铃摇头说道：“我也不清楚。”甘道夫刚钻出地面，还没来得及发句牢骚，便见一个半马人扬蹄向他脑袋踏来，连忙缩下地去。耳听蹄声如雷，那数百个半马人从他头顶疾驰而过，叮铃铃早先栖身的那朵满天星也被踏成了软泥。

甘道夫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脸上神色愈来愈是忧虑。逆风纵身下树，问道：“老爷爷，你知道这些半马人怎么了么？”甘道夫叹了口气，道：“半马人对危险最为敏感，他们如此疯狂，定是烛阴就要复活了。”叮铃铃奇道：“烛阴？”甘道夫脸色凝重地道：“黑暗魔王。”逆风与叮铃铃面面相觑，都不知道黑暗魔王是什么。甘道夫叹气道：“算了，再怎么跟你们解释，你们也不明白。”逆风道：“老爷爷，你就告诉我们吧。”甘道夫瞥了一眼叮铃铃，道：“告诉你也无妨，但我不想讲给她听。”叮铃铃撇撇嘴说道：“你不知道就算了，装什么老学究哪！”甘道夫怒道：“谁说我不知道？”叮铃铃轻轻吁了一口气，道：“臭地精，你就别装了。谁不清楚你的底细哪？”

甘道夫冷哼道：“我连烛阴都曾亲眼看见过，会不知道？在近两万年前的上古时代，第一代火神祝融领着族民们，创立了火之国。不久，他收了两名弟子，一个叫明夷，一个叫烛阴。明夷资质愚钝，但他勤奋刻苦，从不气馁放弃，终于修成了正果。而烛阴极为聪慧，只花了明夷十分之一的的时间，便学会了祝融的所有玄术。祝

